



帝爱无疆

风宸雪

著

最缠绵跌宕的情爱，最恢弘大气的谋略，
最开阔不羁的角度——『妃』，
2012年度，绝不可错过的后宫大作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妃

帝爱无疆

风宸雪◎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妃·帝爱无疆 / 风宸雪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143-0126-7

I. ①妃…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3530 号

妃 帝爱无疆

- 作 者 风宸雪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126-7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恨染颜·····	001
第二章	情愫暖·····	019
第三章	君须怜·····	045
第四章	念慈恩·····	071
第五章	波澜生·····	115
第六章	波云诡·····	150
第七章	硝烟起·····	188
第八章	自此别·····	261
第九章	回龙驭·····	267
第十章	长相思·····	306
终章	死生契阔·····	315





第一章 恨染颜

当他以为，用血来祭奠、洗刷一切，是唯一能支撑他走过那段绝望日子的信念时。

当本以为永远失去的那一人，却在这血戮的尽头，再次出现在他眼前时。

轩辕聿除了震慑之外，更深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欣喜。

旋即，是浓浓的酸涩。

他只拔出佩剑，径直刺向银音苍。

这是他的目的，用银音苍的血来祭奠他心中那一份关于爱的凭吊。

而这一剑不过虚晃，并没有用十分的力。

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在他的所料之中。

银音苍没有躲闪，也没有拔出佩刀迎向他，反是那女子骤然转身，于是，他的剑，不偏不倚，刺进那女子的喉口。

鲜血涌出，那张脸，干净无瑕，眸底即便含着千年冰霜，依旧清澈无比。

是他的夕夕！

现在，他却把这虚晃的剑刺进她的喉口！

而直到此时，银音苍才持刀向他刺来，他同样没有闪躲，或者说，他忘记了闪躲。

可，哪怕她受了伤，都用手死死握住那把刺向他的刀刃。

不是为了他，是为了银音苍。

以她的聪明，应该知道，若银音苍伤了他，那么，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治他死罪。

于是，银音苍只能放下那柄刀，复将她搂住。

这一次，他失去控制地用力拽紧她的手，他看到，银音苍的眼底，是对他的恨，这些恨，随着怀里女子的晕厥，突然撤开手，由得他抱住她。

他没有想到，再次能够真实地抱住她，会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抱着她，在这一刻，什么都不重要了。

这种欣喜，是攻破斟国的都城都比不上的！

当巽国的铁蹄踏破斟国坚固的城池，他有的，不过是血洗仇敌的快感。

一个女子的清名，或许对她很重要；对他，却并不是那般重要。

纵然，心底，会难耐。

但，比起她在他心里的地位，这份难耐，只彰显出另外一层意味——不管怎样，他能接受一切，唯独，不能接受失去她。

失去她，他会立地成魔，心魔让他迷失本性，孤注一掷地发动这场战役。

哪怕，这一役最好的结果是损兵折将去换来胜利。

胜利的背后，是国内百姓因征收重额军需导致的民怨纷纷。

他都不会后悔。

源于，他心爱的女子，不容任何人侮辱，更何况，这份侮辱，导致她的轻生。

现在，他拥住了她。

她还活着！

迅速封了她的穴道，这样，她喉口的血不会流得那么快。

他抱着她，步入士兵早已准备好供他歇息的宫殿。

悉心替她处理好喉部的伤口，他的手才想抚到她憔悴的脸上，但，看着那些少数民族的银制头饰，只生生地收回了手。

她，真的是苗水族新任族长吗？

伊汐——他早该想到，是她。

这个事实，不容回避。

他不知道为什么她会突然以这个身份出现，不过，如果风长老真的是银音苍，那就很好解释了。

所以，会有苗水族和斟国的联盟。

联盟之前，是她和风长老，也就是银音苍的婚礼！

她没有死，其实，已昭告了一个他不愿去面对的事实。

或许，她爱上的，是银音苍。

犹记得，她对他说的那些话，历历在耳。

她那么骄傲地拒绝了他的示爱，难道，真的会因一夜的占有，就爱上银音苍吗？

现在，他不愿再去多想这个问题。

这个女子，轻而易举地能左右他的情绪。

对帝王来说，实是大忌。

目光避开那些发饰，往下移去，看到她手心那些割伤时，还是不能做到平静。

她真的在乎银簪苍，在乎到这种地步吗？！

握住她的手腕，甫要替她上药，他的手却僵在了半空。

她的脉相有着不寻常的滞怔，在这怪异的滞怔后，细如连珠的滑脉，清晰地从他指腹滚过。

她，有了身孕——

两个月的时间，她竟有了身孕！

他能觉到握住她手腕的手，在瑟瑟地颤抖。

除了寒毒发作，他从来不会让自己在清醒状态下发生任何的颤抖。

此刻，他看得到，那种颤抖，是来自于他无法控制的部分。

用极快的速度替她包扎好手上的伤口，旋即起身。

殿外，是禁军都领殇宇的禀报：

“皇上，吴宫突被数万精兵团团围住！”

闻听这一言，他并没有过多的惊讶，从苏莞那一役，遭遇苗水族兵引愍河之水倒灌右翼军开始，他就知道，苗水一定有一名让他很期待的军师，起初，他一直以为是风长老，可，现在看来，这苗水的军师，根本就是他们的族长，伊汐。

不，是纳兰夕颜。

在他的心里，她，永远只会是纳兰夕颜。

哪怕她的腹中有其他男子的骨肉，他都不会再放过她！

转眸，语音冰冷地吩咐：

“既然是请君入瓮，那么，我们就金蝉脱壳。”

“皇上，您的意思？”

“不必正面冲突。寻欢殿下有一处密道，若朕料得没错，该是通往苗水王庭的通道，速从那边撤离。这里，就留给这些不速之客吧。”

他现在并不急于再动杀戮。

尤其，他想，他猜到了，她要的是什么。

她想要的，是看他战败，所以，安排出这最后一步策略。

围住吴宫的那数万精兵该是苏莞一役后迅速撤离的苗水族兵。

二十万精兵，对抗现在他兵倦人乏的三军，绰绰有余。

所以，选择避其锋锐，何尝不可呢？

哪怕，他手中有那数十万苗水族兵最忌讳的王牌——他们的族长，他都不愿意

以她作为要挟的工具。

从现在起，她的身份，仅会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巽国醉妃。

夕颜悠悠醒转时，她觉到喉口的疼痛，以及，猛地映进眼帘，那张，熟悉的脸。

她看着他，明媚的眸子忽地睁大，旋即，她看到，四周俨然是苗水王庭的金凰殿。

中剑昏迷前，她该身处在斟国的寻欢殿，而，彼时，银音苍的床榻后，是通往青宁的密道！

她的谋算，到头还是算错了一步！

算错了银音苍这一步。

苏莞那一战大败轩辕聿，并不是她最后的谋算，还有最后的请君入瓮。

只是，她本以为，银音苍会杀了她，所以她用鹰符下了绝杀令，只要轩辕聿破城，破城当日，就是从苏莞撤离的苗水族兵围宫之时。

这些撤离的苗水族兵一小部分乔装成巽兵的样子，趁城门被破，混进吴间，接着，里应外合，放进族兵主力，一起包围整座宫殿。

她知道，大部分的巽兵会随轩辕聿进入宫中，城内剩余的不过是少数巽兵。

而围宫的族兵，会在斟国宫的周围布上火药，不等城内的巽兵有所解围行动，便引爆这些火药，炸毁整座宫。

这场围宫，她要的，是轩辕聿彻底的失败。

却没有想到，银音苍的不舍，彻底打乱了她的计划。

二十万族兵对付轩辕聿刚经过大战，急需休整的巽兵是有效的。

但，那些需休整的巽兵再如何不济，通过密道，占领整座兵力寡弱的王廷，却还是轻而易举的。

鼻端却没有闻到任何的血腥味，说明，苗水王廷，至少目前应该还没有被他血腥吧？

她突然很怕，怕再次面对杀戮。

看着他，眼前浮现出旋龙山洞的那一幕，他的狠心绝情。

他——杀了纳兰敬德。

哪怕，纳兰敬德未必是她的生身父亲。

哪怕，纳兰敬德是为了活命才收养她的苗水族叛徒火长老。

哪怕，纳兰敬德极有可能是对她下千机之毒的人。

是的，以银音苍为她做的种种来看，显然，这千机之毒与他他是无关的。

所以，若银音苍说的是真的，从时间推算，这千机寒毒所下的时间，只会和她从来不敢去想的那个人——纳兰敬德有关。

假使，纳兰敬德真是银音苍口中的火长老，她是否能这么认为，他心底因着对苗水族或者她母亲的仇恨，在她身上种下这千机之毒呢？

养育她十三年，再用千机毁去这一切，听上去很匪夷所思。

但，倘若，她真的远嫁去了夜国，按着日子，定会在夜国毒发身亡。

巽国的联姻公主死在夜国，再加上一些煽动，那么夜、巽两国之战会和如今斟、巽两国之战一样被挑起。

这是纳兰敬德要的。

而先前，其为巽国建下赫赫战功，该是为了顺利从叛族求荣的火长老向手握兵权襄亲王的转变，待到夜、巽两国对战时，能率军出征。

什么样的仇恨让他做出这样的谋算，她不知道。

她知道的仅是，一切只演变成了今日的局面。

但，不管如何，养育之恩，大于一切。

所以，她不愿去细想这毒的来源。

所以，她更忘不了，他对她那日的质问，是没有否认的。

此时，他凝向她的墨黑瞳眸，分明也染了明显的霜意。

他的手骤然扶住她的肩，她用力一挣，不顾喉口的撕疼，冷声道：

“别脏了您的手。”

他的手，本用着最怜惜的力度，可，她这一句话，让他的手有想掐紧她的冲动。

但，手心能触到她瘦削的肩膀，他还再次地缓了力。

甫启唇，他听到自己的声音，终被她沾染得不再带有一丝外露的情绪：

“若你不想苗水王庭的血脏了这里的干净，最好，还是闭嘴。”

他看到她的脸因他这句话，煞白一片。

他何尝要说出这种话，但，她喉上的伤，确是需要噤言静养的。

他的修长的手指，不容她避开地碰到她喉伤的绷带处，还好，没有开裂。

稍稍定了心，殿外，传来殇宇的禀报声：

“皇上，银音苍求见！”

这句话，让她煞白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些许。

他，没死。

没死就好。

她才不要他死。

她要谋算过他的人，在痛苦里继续活着。

是，只是这样而已。

她的神情，悉数落进一直凝望她的轩辕聿眼底。

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

原来，她真的在意那一个男子。

那么，现在，银啻苍的求见，是否也是为了这个女子呢？

是的，他没有杀银啻苍。

对一个亡国的国主，有时候活，比死更加痛苦。

他并非要看着银啻苍痛苦。

最初，他是想用银啻苍的血来祭拜她的。

只是，在她为了银啻苍，不惜自伤时，他不想下这个手了。

他怕她的心，再受伤。

假若，她不要银啻苍死，那么，为了她，他愿意忍这一次！

“让他进来。”说出这四个字，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的脸上，她没有瞧向他，但，亦没有望向殿门外。

银啻苍依旧一袭银衫，他一只手内，牢牢攥着那个白瓷瓶。

幸而，从密道到青宁的路程，因避开群山峻岭，仅有短短的十个时辰，否则，他担心，夕颜的毒，在路途中就会发作。

倘若，让轩辕聿发现夕颜中了寒毒，他想，他很清楚，轩辕聿的选择。

她腹中，尚怀着轩辕聿的骨肉。

对于轩辕聿来说，一名子嗣和一名中了剧毒的后妃，舍谁取谁，是显而易见的。

也正因此，在最后一战，一旦败，就输到彻底时，他知道，必须要做一个抉择。

这个抉择，就是，不让轩辕聿发现她中了寒毒。

这瓶药，有这样的功效，麻痹她的同时，将寒毒一并麻痹。

而坏处就是——

所以，妖心担心，她知道后，根本不会原谅他。

不过，这又何妨呢？

哪怕她恨他，都没有关系。

他要的，从来只是她的生！

他很自私，他不想重蹈父皇的痛苦。

当他明白爱以后，他知道，看着喜欢的人活着，有时比拥有更为快乐。

是以，今日，他必须来此，哪怕会引起轩辕聿的不满，他也要把这瓶药送到她的手上。

因为，离毒发，只剩短短几个时辰。

“何事？”轩辕聿站在榻前，挡住几乎所有银啻苍可以瞧向夕颜的视线。

男人的霸占欲，真的，是种可怕的东西。

夕颜突然想起什么，她蓦地就要下榻，却被轩辕聿的手扶住，动弹不得。

“胜者王，败者寇，我没什么好说的。我来此，只是想让国主千万小心这个女

人，就是她，害我斟国三日亡国！而她把自己的族兵隐于其后，图的就是一石二鸟之计，国主，关于她的狠毒，昨日你也见识过了吧？”银音苍带着愤怒说出这句话。

“哦，是么？”轩辕聿的语音，比蕴了千年的寒冰的雪山，都要寒冷。

银音苍今日的举止，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但，正是因为这份看似愤怒、实则用心的维护，让他的心，仿佛被很尖锐的锥子，刺刺地扎了一下，再做不到淡定。

这一念起时，轩辕聿不由一顿。

一顿间，突见银音苍身形微动，速度之快，待轩辕聿回神，银音苍已欺身至夕颜的跟前。

他一只手牢牢钳住夕颜的喉口，却刻意避开她的伤处，另一只手，早将一件物件放置于她的手心。

一切的发生，不过在电光火石的刹那。

他借着侧位，把另一只手细微的动作隐藏起来。

轩辕聿在这瞬间更在意的，是夕颜的安危，当然也没有发现那只手的动作。

夕颜的眸底掠过一丝惊惶，这层惊惶并非来自此时的性命堪虞，而是她突然明白银音苍的意图。

昨日的话，并没有让他放弃寻死的念头，仅由于彼时，他给她的解药，她松落在了榻上，又恰好轩辕聿出现，紧接着发生她血溅三尺剑锋，所以，他没来得及把解药再给到她手上。

今日，又是五日之期，所以在他把这解药给了她后，心愿已了，显见是要求死的。

毕竟，让一个曾经的帝王沦为阶下囚，于他，情何以堪呢？

她能觉到他钳住她喉口的手，根本是没有用一丝力的。

而，落在轩辕聿的眼中，以他的精明，难道看不出端倪么？

只怕他即便看出了，也乐得以这个借口将银音苍除去。

毕竟，三国之中，他此番出兵伐斟，是借着斟国不义，与苗水勾结，蓄意破坏鹿鸣会盟，因此，哪怕他灭了斟国，按着仁德之君的做为，他不仅不能明目张胆杀了银音苍，反是要封一个闲散侯之类的官职，以彰显巽国的大度。

但，现在，银音苍在他面前出了手，那么，意味就两样了，他完全可以以一个意图刺杀的罪名，将银音苍除去，试问，帝王榻边，又岂容败国国君长久酣卧呢？

她，不想银音苍死。

他若死了，她想，她做不到遗忘。

她会觉得愧疚，因为她反利用他的不忍，成全自己的谋算。

可，这场谋算到头来，又源于他的不忍，悉数告灭。

战争，死亡了太多人，这些罪孽，都是因她的一念而起。

她，真的有“罪”！

“苍，你何必这么保我呢？我不值得你这么做。”她很费力地说出这句话，声音是嘶哑的。

她的手覆到银音苍的手上，第一次，主动覆到他的手上，很轻柔地，把他的手取下，她能觉到他手心的冰冷。

第一次，他的手是冰冷的。

“苍，倘若你死了，我也不会活。”

她所有的感情早已尘封，偏是扮出这一副脉脉的样子。

她真是最最最虚伪的女子，虚伪到，又想干呕起来。

低垂下眼眸，此刻，她不敢去瞧眼前两个男子的目光，她只想做完自己要做的
事，就够了。

在他们男人的乾坤里，她的颠覆，最终还是败于生命的重量。

“真是一副鹣鹣情深啊。”轩辕聿的声音冷漠地在她耳边响起。

他又恢复到，最初她见到他时的样子。

冷漠、孤傲到，让人无法接近。

“好，朕成全苗水族族长的鹣鹣情深。”他说出这句话，袍袖轻挥间，却生生以
劲风把银音苍本就松却的手从夕颜的颈部挥开。

“苗水族族长和朕已故的醉妃容貌相似，从今日开始，若族长愿意做醉妃的替
身，伴于朕的身边，朕会让远汐侯安然无恙，甚至比在斟国更好地度过余生。如
何？”

替身？

自己做自己的替身，多好的一个词啊。

她却不能不应，嘶哑的声音，只说出一个不算轻的“好”字。

这个“好”字，如同锯刀一样从两个男子的心口划过，划开的地方，随着每一
下的心跳，会觉到一种唯有自己才能体会的味道。

她不知道银音苍什么时候退下，等她看到殿内，仅剩她一人时，才发现，她出
神了许久。

摊开手心，是那瓶他留给她的药丸。

今晚，又要毒发了，侧身，执起几案上的水壶，倒了半盏水，把药丸放进口内，
甫要用水过下，低徊的眸华，还是看到，那袭玄黑的身影出现在殿门的彼端。

她喝水的动作缓了下来，舌尖能品到药的涩苦。

他把她这个不洁的罪妃放在身边，除了苗水二十万族兵的原因外；另一方面，
恐怕只是和折磨有关。

下意识把瓷瓶掩到袖内，她不能让他发现她中了毒，一如，她不能让他察觉，她怀了身孕。

中毒加上怀孕，他一定会借着疗毒的借口，把这孩子堕去。

她不知道能隐瞒多久，或许，他替她包扎颈部伤口的时候，已经——不，没有或许！

“把这喝了。”

她这才看到，他手上端着一个散着袅袅草药味道的青盏。

难道是——

她下意识缩回到榻内，只是，她移动的速度，根本来不及避过他伸来的手。

他径直逼近她，劈手拿过那杯水，冷冷放于一旁，复把药端近至她跟前：

“喝！”

“不。”

从轩辕聿说出让她闭嘴那句话开始，她对他，不会再多话。

只这个“不”字是她清晰的拒绝，她必须说。

即便，容色再不惊，她的心底，终因着这盏汤药惧怕起来。

而她低徊的目光，这才惊愕地发现，手上的伤也早被包扎好，果然——他不会让她生下这孩子，她早就知道。

只是，她没想到，他竟如此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个孩子。

没有假借任何的名义。

不，她不会喝。

现在的她，不再是以前的纳兰夕颜。

至少目前，她手握苗水的鹰符，不是吗？

她凭什么任他妄为呢？

哪怕，作为交换，她都要保住这个孩子。

即便，她不洁，孩子是无辜的。

看着她拒绝的神情，他只在唇边浮出冷漠的笑意，旋即端起那碗药，自己喝下一口，随后，强硬地揽住她后退的身子，薄唇迅疾地嚼住她的唇。

她来不及说出任何话，思绪“轰”地一下中止，仅看到他墨黑的眸子在她眼前无限地放大，放大。

那里，深黝成一片，似要将她吸进去一般。

分神间，他的舌尖撬开她的贝齿，来不及反应，那些药汤就顺着他的唇，被灌进她的口内，意外的侵入，让她惶乱。她只能将药丸抵在舌中，不让他发觉，然而，他的层层逼进，却让她招架不住。

她的手用力想要把他推开，他却腾出一只手，将她的推搡悉数钳于手心。

纵是钳制，他还是小心地避开她手心的绷带。

此刻，无论是她的身体，还是她的唇舌，都在躲避他的侵入，他的舌尖能探到的，是她口内隐约的檀香之气。

对，仅是檀香。

两月未见，她身上的馨香，早已消失。

他清楚，她身上馨香的来源，也清楚，馨香消失，就代表她不再是处女了。

只是没想到，连孩子都有了。

他原以为，那不是她心甘情愿的，如今看来，不过是他的一意孤行，打散了有情人。

现在，哪怕他这般地吻她，唇舌交缠间，她除了拒绝，再没有其他，连她的眼睛，都不会像以前那样，欲羞还迂地望着他。

她成功地将他的尊严、骄傲，一步步地不屑，踩至脚下。

蓦地，她狠狠咬了他肆意闯入的舌尖，他的舌尖觉到痛意时，薄唇终是离开了她的唇。

没有丝毫留恋的离开，他不允许自己在她的跟前，再有任何示软，面上寒凉如霜，端起剩下的汤药，道：

“不用朕再这样喂你吧？”

她本来苍白的脸，透出不正常的潮红。

方才，他的唇突然离开她的，而她，因着这一咬，那颗药丸就这样，失去抵附，掉进她的喉内，噎在了她的喉间。

这一噎，她不能咳出声来，只把脸憋得涨红。

现在的她，随着那口药的灌入，能品到，唯有悲凉的意味。

如果真是堕胎药，她都被他灌下这一口，腹中的孩子，定然是难保的。

再多喝一口又何妨呢？

既然，他这么狠，她应该比他更狠。

譬如留下自己的命，来回报他的狠赐，而不是任毒发于他眼前。

接过他手里的盏，一气喝下，借着这汤药把哽在喉间的药丸一并送下。

随后，把盏掷在一旁，目光并不看向他，返身，往榻上睡去。

他看她喝完，声音淡漠：

“这，不是堕胎药，但，也不会是保胎药。只是让你的伤口尽快复原的药。”

他，果然知道她有了身孕。

只是，似乎，他并没有察觉她中了毒？

或许，这千机之毒，本就为苗水族特有的奇毒，是以，他才没有察觉。

而，这个孩子，他竟然容她留下。

所以，该是有条件的留下。

“我要这个孩子。”说出这句话，等着他开出条件。

“朕要的，不再会是你这个人，而是你那二十万苗水族의 精兵，必须为朕所有。”
他冷冷说出这句话，仅是纯粹的交换。

“你能做的回答，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答应。否则，不光你腹中的胎儿，朕还会夷平青宁，以及其他的重城。而你那二十万精兵，没有密道，根本远水救不了近火，若他们敢进密道，那，朕会以同样的火药之礼相待。”

随着他语音落定，她蓦地转身，声音甫出时，仍带着嘶哑：

“停止杀戮，留下孩子，一切，都照你说的。”

她的头开始昏沉，她明白这是服药后的唯一反应。

一切，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再怎样，都是他赢了。

就仿同他和她所下的那七副棋，他始终比她多算了一步，并且这一步，恰是借力打力。

苗水的二十万族兵，硬拼的下场，只是另一场玉碎瓦不全。

这场战役，到头，除了让她体味到残忍，哪怕在水淹巽军时，都没有丝毫让她觉到报复的快感。

一如斟国国灭，她都没有任何快感一样。

所以，停止。

她选择停止！

从袖底拿出鹰符，掷给轩辕聿：

“你要的，给。”

说完这四个字，她不再看他，回身，在浑噩吞噬她最后一丝清醒前，这个举动，是她清醒时所做的选择。

轩辕聿拿着这道鹰符，明白，她对他这一掷时，有些什么东西，就一并随着这一掷，断了。

然，如今，他需要这个。

不仅源于，以他目前的兵力，再多做一次战役，结果，会很糟糕，更由于，百里南的一反常态，让他必须有所部署。

这样，方能平安地带她回到巽国。

况且，现在，她有了身孕，他不希望，她把心力耗在这些谋算上。

他不再看她，回身，走出殿外。

西域的夜晚，真的不比中原。

和白日足截然两种不同的温度。

很冷，很冷。

“皇上，奴才替您清理干净了偏殿，您早些歇息吧。”李公公出现在一旁，躬身道。

“嗯。”

轩辕聿淡漠地应了一声，随李公公往金凰殿的侧殿行去。

李公公略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轩辕聿的神色，十个时辰，因为退入密道的匆匆，也由于密道不仅狭窄，而且洞地不平，皇上怕那女子的颈部刚包好的伤口再有问题，就这么抱着那女子从密道走到王庭。

任谁都知道，皇上的这个举止，只说明他很在意那个女子。

而那女子，很像一个人，可，李公公并不敢将女子就当作那一人。

他只需看懂，皇上抱着那女子一直走了十个时辰，无论怎样，体力都是疲累到极致的。

可，甫到苗水王庭，制伏了王庭的守军后，皇上唯一做的事，竟还是亲自到王庭的医药处，亲自配了药，命他去煎。

在他煎药的时候，皇上都没有回殿休息，反是陪在正殿。

纵如此，在他煎好药，复欲送至金凰殿时，却是皇上亲自来接了去，并吩咐，收拾干净偏殿。

这道口谕的意味，虽然很奇怪。可，这两个月来，奇怪的事，又何止这一件呢？

作为奴才，哪怕再奇怪，遵从是唯一的选择。

轩辕聿一行在苗水王庭并未休整多长时间，与其说是等大军休整，其实，不如说是在等夕颜喉口的伤稍稍愈合。

五日后，巽军即从苗水王庭起程，返回檀寻。

史官记：

天永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巽军攻破斟国都城吴闾，斟国灭。是夜，苗水二十万精兵围吴宫未果。

天永十三年八月十六日，苗水族族长宣布归降巽国，二十万族兵皆纳入巽军左翼军。

当中，隐去了巽军由密道至苗水王庭以及苗水族兵炸毁吴宫的这一段，也隐去了苗水族长的姓名未提。

史官记载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依旧是君王意志的体现。

一如，所有巽国的百姓，知道的，也仅仅局限在此。

然，巽帝此次征伐斟国，另一件带着传奇色彩的事，在巽帝的行仗返回檀寻前，迅速地传播开来，完全吸引了百姓的注意力。

巽帝伐斟的原因，是鹿鸣会盟，斟国联合苗水使诈，帝王的宠妃因保护巽帝而

死，因此，导致巽帝的冲冠一怒。

但，此次征伐，却意外的，江山美人再次兼得。

据说，巽帝运用水淹战术，淹没明堰城时，顺着那磅礴的河水，河中央，翩然飘来一朵金莲，莲花上，正躺着巽帝的宠妃。

一时间，关于这个传说的多个版本在民间传播开来：

有说是巽帝和宠妃的爱情感动了上苍，上苍重新让巽帝再得宠妃。

又说，宠妃本就未死，被高人所救，借着水淹明堰之际，再次成全她和巽帝未了的俗世情缘。

更有传言称，金莲上的宠妃实为洛神下凡，谱的就是仙凡恋。

传闻里的宠妃，就是昔日的醉妃纳兰夕颜，这些传闻被散播开来的目的，不啻于，她回朝的身份，仍是襄亲王的郡主，而并非是苗水族的族长。

当然，这些，尚在归途的夕颜是不会知道的。

她知道的仅是腹里的胎儿，日渐不稳，她能觉到下体有少许的出血现象，这让她更加担心起来。

只是，谁都不会帮她。

轩辕聿仅答应，不会堕她的孩子，却没有答应，替她安胎。

所以，她连得到一些安胎的草药，都是不能够的。

而此时，她正在青宁至疆宁的沙漠中。

这次至疆宁的途中，轩辕聿将剩下的精兵分成了三队，分批抵达疆宁。

他们所在的一队是中路，前面那队，行军速度比他们快很多，现在，恐怕早该抵达了疆宁。

由于她的身子经不得颠簸，必须躺在四人抬的高椅上，使得，这一路，他们的速度并不快。

不知是受伤，抑或是怀孕的缘故，她倦怠得连撑着身子坐在高椅上的力气都没有，只盖着丝毯，借着垂落下的纱幔遮去刺目的烈日灼烧。

高椅忽然一滞，轩辕聿掀开雪色的纱幔，递给她一个水囊。

他骑在骆驼上，尽量做到和她的高椅平行，见她不接，只将水囊掷在她身旁，复拉下纱幔，不发一言继续向前行去。

她的手这才捧起水囊，打开盖子，稍稍润了下唇部，抬眼看去，除了那一望无垠的沙漠外，离她不远，禁军都领殇宇后的那骑骆驼上，是一银灰色的身影。

此刻，那抹银灰身影前，还斜坐着一美姬。

她听说，自那一日后，他安然接受了“远汐侯”的身份，唯一的条件，是让轩辕聿赐他十名美姬，然，身处青宁，又哪来十名美姬呢？

轩辕聿从随军的宫人中挑选品貌上乘的一人先赐予银啻苍，并允诺，待返回檀